

臨河人家 ◎林禹貞

瀛苑副刊

籍貫：南投草屯人

年齡：1970年4月30日出生

學歷：本校西語系畢，現為拉研所研究生

經歷：曾獲五虎崗文學獎小說組首獎

進入淡水，迄今也已多年了，淡江的一切面目，無論是歡樂慶會的、意念之爭的、攀游文藝的、四季嬗變的、社區的、生態的……，似乎都已約略領教一二了。當然了，若有一人，不動如潮間的藤壺，對生活做定點的冥想，假以時日恐怕也難參破方圓一里內的人物興廢，何況是我等隨寒暑節氣流轉而錯置時空的游牧民族。

第一次躍上河邊的渡船，內裡欲望的是翹首多時的八里對岸，然而船身卻破水激浪，荒唐地穿越各色長橋，我們在環河北路被逐下甲板，帶著幾分莫名，游蕩於異地；數分鐘後，始知迪化街之精采，那日，以盡興作收……。

我在這裡，水湄山顛，浮沉飄蕩，散盡心中鬱壘。是天神，豈可捨去望眼可即的山形綠■，「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若仙骨仍殘，只求，和其光，同其塵；是誰云，人間。可。否。共。沈。淪。……。

淡江的實體只是山崙上的一隅坡地，然而屬於她的那方時空座標卻是無比的豐厚。在時空夜夢裡，有人考據著加拿大傳教士與兩萬顆牙齒的步履、有道人出的山腳邊的泉客籍械鬥、有天上神祇與人間兵民共潰法軍的古典時代的慘烈；也有那與農家牧牛之地悠然照見，如幽泉的，綠光盈盈的閒逸……。而在我心中，淡江的腹地，漸漸地隨著那船

的引領，逆溯到河的那方；逆溯，是光與水的旅行，淡江是光的遊戲地，是光與影的陰陽謀，淡水是水的意境，是水到得了的地方。

我在淡江同時與兩群人是交遊，一群是相濡以沫，戲謔不知；我止了避免男的流邃舒緩且行，唱笑過市，瘋顛的，不真本元還魂在嚴肅的。依周霞的弄巷小，與水小，在嚴肅的。依周霞的弄巷小，在嚴肅的。依周霞的弄巷小，在嚴肅的。

我不認識另一群人，但我確知他們的存。有時，他們漫步於校園遊，而說的話、沉鬱的相見，我們也。那像一過群爬蟲類，濕黏地吐著舌，頭走離他們的樣子，欣喜、與他逐漸了解了，飄然又與這些個五浪擦身。我從不在課堂上，但他們香氣的穿著而來。他們竟；五浪擦身。我劃和組織，有時，他拔山倒樹年寫，在那個世也。那像一過群爬蟲類，濕黏地吐著舌，頭走離人花朵；驕傲地，六、七都茫茫情地，永世不再，擦身。我頭到去開了山崙，絕情地，永世不再，擦身。我頭到去開了山崙，絕情地，永世不再，擦身。

殘存的五字頭之親族再也不敢輕啟某一類的、殘酷的話匣子。對他們的思念，不覺生起……

我想像他們正在吃飯，於是走了出去，與他們一起。依我的習慣，也有人鼓腹而遊。有時他們嬉笑地步出大樓，我

們並未相約，可是見到他們，笑浪和著午后的陣陣微颺，
一些總之新可佛旁……然即若離，相見到他們，笑浪和著午后的陣陣微颺，
鄉大佛旁……然即若離，相見到他們，笑浪和著午后的陣陣微颺，
在那裡存在著，若即若離，相見到他們，笑浪和著午后的陣陣微颺，
一起存存在著，若即若離，相見到他們，笑浪和著午后的陣陣微颺。

我相信這一群往來不息的人們宛若一個社會的縮影，是有
階層與自己的精英各種有對鷹也；有類的人行止有風女的份些
嚇自己上的末日。純陽的爪落；有類的人行止有風女的份些
資源末過陰舞起球人。有類的人行止有風女的份些
世矛盾純陰舞起球人。有類的人行止有風女的份些
於純陰舞起球人。有類的人行止有風女的份些
張牙起球人。有類的人行止有風女的份些
球起球人。有類的人行止有風女的份些
人。有類的人行止有風女的份些

淡水河緩緩地流過，流過西班牙人所稱的「佳士多」（關
渡）；流過柔波中，燈影搖曳的聖多明哥。

新鮮人身上，流盪著典雅而規矩的、一家親式的快活；訴
說不完的地四溜的、才剛下樹心，樂快對此過真夠當
淡江的計算，被空一位，玩一些她真夠當
的向度，被空一位，玩一些她真夠當
起來。我的一辣，在我看來，她真夠當
「夠舞辣」，在我看來，她真夠當
間疾苦；在我看來，她真夠當

新鮮人的生活是撞見與期待，是喜悅，是一群的人熱帶魚，
有時是古典主義的，有時又是表現主義的；路的人甲是拒退

的、肢解傳統的，自命看穿世事的現代理主義，有時卻又出
現幾分節漫遊，以後現見山不命或先生機餘除了位階又是
隨時渺不，見山是山，見山不命或先生機餘除了位階又是
的、肢解傳統的，自命看穿世事的現代理主義，有時卻又出

住在大河之旁，就要有一些臨河人家幽雅。往來流轉的中份是
人的內部殖高之找，像一種靜以為世不正的帶。...
不在憨，尋最大不自，而的帶。...
的、肢解傳統的，自命看穿世事的現代理主義，有時卻又出

有一天五字的頭會隨風而，去，六字頭、七字頭、0字頭...
，流傳！在社辦天天與我擦肩而過，小蛋在，大，河，後遊的邊，眾神的鄰人！

淡水河又西行，緩慢地流向沙崙，流向了敗滬尾的古戰，
場，帆爭亂了，印度公住在聽說，有，人，想，要，尋，找，一，份，臨，河，人，家，氣

質存在的可能性… …。